

# 萱草有德

刘新昌



从方特欢乐世界出来，女儿拉着我的手问：“爸爸，你小时候暑假是怎样过的呀？”

“摘黄花。”我想都没想。  
“黄花是什么花呀？漂亮不？”女儿扬起脸，天真地问。

“黄花呀，又名萱草花，也叫忘忧草，它有点像百合，不过，颜色和大小不一样。黄花俏丽修长，色泽金黄，开花以后，花瓣微微翻卷，像个喇叭，可漂亮了！黄花既好看，又能吃，特别是开汤，鲜嫩爽滑，唇齿留香，回味悠长啊。”

“爸爸小时候真幸福！我也要去摘黄花，好吗？”女儿满脸羡慕地看着我。我哂笑，六岁多的她哪里知道摘黄花是件辛苦活，可不像她逛游乐场那么好玩。

记得从七岁开始，直到高中毕业，十一年时间，为了学费，每年暑假，我都要上猫头山摘黄花。

对于没摘过黄花的人来讲，也许觉得这是件很浪漫的事，“拈花一笑”，意境多美，且文艺范十足。可当你真去从事这项劳动时，你才发现，想象和现实的差距是如此天渊之别。所谓“摘黄花”，摘的不是萱草的花朵，而是花苞。萱草花有个特性，早上含苞，傍晚绽放，开放前，气温越高，水分越足，花苞就越大越饱满。

试想，每天中午，天幕如洗，烈日当空，山谷里的风被桎梏，只剩知了在声嘶力竭地苦叫，酷热粘稠的空气在花丛里弥漫，当你抬头准备采摘时，毒辣的日光炫目刺眼，

汗水不断地从身上涌出，衣服湿漉漉的，热得你透不过气来，嘴唇喉咙发干发痒，仿佛自己一张嘴，“三昧真火”就会喷涌而出，把天空大地烧成一片火海。这个时候，你还会觉得摘黄花浪漫不？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辛苦活，也还是爸妈照顾我了。儿时的农村，夏天农事最是繁忙，因为没有机械帮忙，打禾插秧，割豆收花生，全是苦力活，农人们忙完双抢忙秋收，片刻不得闲。

我是家里的老幺，上有父母照顾，下有兄弟姐妹帮衬，但劳作仍然不可避免。盛夏时节，每天上午十点，我挑着担空箩筐，顶着个大草帽出门，下午四点左右，将满筐的黄花挑回家。母亲心疼我，我每次出门，她总会在筐里放一个西瓜或几根黄瓜，这些东西既能充饥，又可防止中暑。

我到了猫头山后，先将西瓜或者黄瓜放在山脚的水井里，然后一个人顶着烈日，爬到山顶，花从山顶摘起，等摘到山脚，就可以享受那清凉可口的井浸西瓜或黄瓜了。那种劳作过后享受食物带来的满足与快乐，能把一天的溽暑疲惫一扫而空。

为了避免茂密的萱草地里藏蛇或长毛虫，父亲总会利用空余时间，将萱草地的杂草锄得干干净净，但处在山坡的萱草地，难免会有“过路蛇”骚扰。有一次，我摘黄花时，一不小心脚踩住一条银环蛇，只见蛇头一转，对着我的脚踝就是一口，幸亏我穿着深筒套鞋和厚厚的长裤，才免受其害。

## 我与“跟屁虫”

王际寿

去年，孙女孝敬我一件贵重的礼物——一个品牌的跟屁虫漂流袋。我因为习惯了过去的老办法，下江游泳时并没有立即使用它，以致孙女对我还蛮有意见，认为爷爷我轻忽了她的一片良苦用心。今年夏秋带着她，我每天下午往返于东洲岛西、东两条江上，竟觉得真得蛮方便。

我乘125路公交车从珠江桥下车后，不像以前那样先回旧居，而是直接去人们休憩、跳舞的广场旁边的树荫下，活动身体。之后，便把所带的东西放进漂流袋，再用嘴巴将两面的气囊吹得鼓鼓的，然后把它系在腰间，又用那清凉的江水，将浑身上下反复擦洗，便不慌不忙地遁入水中。先作全逆游和半逆游，直向东洲岛游去，在超过江中心靠近岛岸时，再把方向调整为正北，目标则定为东洲北头。

有“跟屁虫”作伴，我游到哪里，她便跟到哪里，从不离开我。她好像我那开始学步的孙儿孙女，一般总是跟在后面，有时也会钻到腰间的两侧。如果我想快速前行，用力手划脚蹬，她又生怕被我丢弃，把连接在我腰间的绳子拽得紧紧的。每当快艇在我们身旁呼啸穿过，或是雷雨交加、巨浪翻腾的时刻，我又把她紧紧地搂在自己的腰间或怀里，让她增加一点安全感。有时我想把猛子扎得深一点，她又怕我掉入深渊，牢牢地死死地拉住我不肯松手。这时候，我又似乎成了个调皮的小孩，她却好像变成了护着我的大人。如果我觉得身子有点疲乏，便翻转身来，抱着她仰卧在江面上歇息。随着南来北去的江水，不费一丝半点力气漂浮在江面，与那空中的飞鸟和水底的游鱼，一同享受着自由与快乐。与

此同时，我的视野也就更加广阔，我的思绪更会连接古今，竟像那电影镜头一幕幕在眼前显现出来。

新辟的东洲公园周围，全是水泥和木板建成的长廊，成群结队的游人在那里漫步闲谈。60年前的破庙如今成了一座罗汉大佛寺，由重檐翘角和棕红色圆柱组合成的观景凉亭，一座座掩映在那荫翳的树林里，显得格外耀眼。往昔岛上的民居已经全部拆除，代替它的则是一幢幢古典雅的建筑群，真像半边小街似的呈现在游客们的面前。我们曾经读书的地方（原衡阳市一中东洲旧址）建成为仿古的建筑，惟那千年不朽的五指古樟，依然耸立在建筑东侧。当时，为了获得“优等生”（除品行好外，每科学习成绩均须在80分以上）的光荣称号，我们曾在那优雅的环境中坐下来静心读书；为了能攀上劳卫制一、二级两个体育标杆，我们在五指樟旁的大操场又曾经付出了不少汗水和努力！六旬时光现在难以追回，但那昔日的美好情景和同窗好友的深情厚谊，至今还在我们的心底保存下来。

以前在旧居，游泳的基本场所在西江，就是搬迁酃湖新居前六年，也还是如此。今年有这可爱的“跟屁虫”作伴，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每天从珠江桥处下水斜漂到东洲北头后，因为游程已经超过一公里，我便站在柔软的沙子里稍作停留，并且四处张望开来。北边是公铁两用老大桥，1957年我们还曾参加了该桥的通车典礼。紧挨着老大桥，几年前又新建成的衡州大桥，自然更加雄伟阔大。火车汽车络绎不绝地在两座大桥上飞奔，东西两岸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耸入云霄，不但回雁峰顶已不可见，

当我跑开后，那蛇还吐着长长的信子，追赶我好一阵子，现在想想都后怕。

摘黄花热，煮黄花更热。黄花摘回来后，母亲会将它盘入笊筛，放在灶上蒸煮。那时没有煤球，更没有燃气，只能烧柴火，这又是一个漫长而闷热的过程。傍晚时分，天边飞起火烧云，身边窜起柴火苗，恍惚间，你会觉得自己和黄花一样，被“煮”得软软的，匍匐不起。黄花蒸好后，放到通风处，摊开晾晒三四日，才能收藏。

前不久，堂叔来长沙玩，说起那段摘黄花的日子，感慨：“那时，农村日子艰难，根本没有来钱的营生，家里有孩子上学，就必须卖黄花。没想到二三十年时间过去，现在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孩上学不再依靠辛苦摘黄花了，大家都有钱了，黄花基本上没有人种了，剩在田地里的也懒得去摘了。”

听到堂叔感慨，我却莫名想起今年高考以707分考入北京大学的河北寒门女孩王心仪，她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感谢贫穷》。尽管我不完全赞同她的观点，但反观那段摘黄花的经历，当我一个人在空旷寂静的山野里，摘那一坡又一坡的萱草花时，也曾苦过、累过、痛过、抱怨过、哭泣过、害怕过，但我对未来却一直抱有希望和热忱，原因何在？因为我知道，只要有萱草花，我就有学上，带着这种希望和热忱，我从一个小小少年长成一个热血澎湃的青年，直至现在。从这个层面讲，萱草花于我，是有恩德的，是它，让我更懂得生活，更体悟人生。

就是那最靠近珠江桥的云盘山，也因相形失色，不得不躲藏到它们的身后。

接着，我又带着“跟屁虫”往东江游去。我下湘江游泳，最先也是在东江，那是60年前在东洲念高中的时候。自我恢复下江游泳这20年来，虽然也曾去过东江，但次数却极少。现在有了这贴身的“跟屁虫”，每天都要从西江游到东江上岸，无形中対它的印象也就渐渐加深了。如今那新建的高高的古风古韵大木桥，把东洲岛跟江东连接起来。桥的上面有青瓦顶棚覆盖，可遮风雨，桥的南北两侧均有木制座位，以供游人休息。每当我们这些浪里白条接近大桥时，那些桥上的游览者，便会投送过来惊奇和羡慕的眼光，而我们自己也会感到沾沾自喜，格外惬意。

像在西江一样，我仍先逆水而上，再往对岸游去。我选择一处洄者较少的地方上岸，坐在水泥做成的阶梯上，歇息一阵后，便将“跟屁虫”内的气体放出，然后再把衣服鞋子拿出来穿好，慢慢地又带着我那“跟屁虫”，攀爬完多层阶梯，再次来到了江东岸边的文化长廊。

此时，我站在文化长廊的旁边，观望着东洲公园和东西两岸的江景，并无一点疲倦的感觉，相反，还勾引起自己对今后退休生活的一些想法来。在自己刚满60、制定退休生活计划时，我曾把争取活到80岁作为一个终极目标，几年前又把终止游泳的时间也定在这个年头。没想到，这两个目标在今年竟能如此快速顺利地实现了。看来自己的身子还算硬朗，游泳起来，也跟十几二十年前并无多大差别，我的终极目标似可这样来修正一下：“健康地活过90岁，游到不能下水为止！”可亲可爱的东洲岛，还有那些每天像我一样下水的游泳爱好者们，明天再会，年年相见！

## 谒“归园”

贺成授

盛夏已逝，秋的金黄透出肃杀。我们心中满是沉重、悲凉。

走近，瞻仰，谒拜……默立在谭子山镇杨湖村烈士陵园——“归园”中，只想怀一串思念，承载悲烈与壮歌，在这辽阔的八月，点亮整个天空。

无须空谈生死，入世尚须出世。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四烈士如泰山千重，耸立在青山绿水上。烈士的血脉，已融化在千万里的河山中。他们是：段沅、段复、段微楷、谢小球。

虽然就义于异乡，但还是回来了。四烈士的骨灰，游离他乡的英魂，2009年从台湾回归故里。

孰料，四烈士的名字也早已刻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无名英雄纪念碑上，让无数国人祭拜、纪念。

默哀、鞠躬、瞻仰。莲花柱上镌刻对联：“浩气长存，英雄不朽”。思念的眼神，在此刻久久凝视。

烈士谢小球之子谢塔建给我们讲述，四烈士在60年前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四烈士是兄弟、郎舅关系，生死与共的战友，是衡阳的“余则成”。60年前，震惊两岸的“段沅叛乱案”爆发，那血腥的现场仿佛就在昨天。

为了祖国统一大业，谢小球、段微楷毅然放弃闲云野鹤的日子，潜入到隐蔽战线，经香港入台湾。在台湾与段沅、段复秘密接头，为国效力，不料被叛徒出卖，无奈，四烈士事未竟，身先卒。他们都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抗日地下工作，为祖国抗日事业屡建奇功。1945年，段沅率军赴越南，代表民国政府及盟军在河内接受日军投降，荣获美国政府颁赠的自由勋章。同年，他又率军赴台湾，接受日本投降。素有“华北赵子龙”之称。

听罢谢老的述说，不觉间，我的头脑里就浮现出叹怀书的诗句：流血的日子没有远去／深深地刻在人的心里／多少人在碑前伫立／抬头，仰视由衷的敬意／低头，沉思人生的真谛……

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那是历史的骨骼里渗出的平仄，浸润着陵园的每一块墓碑，隐隐作响。四烈士一生的荣辱，都在昼夜不息地奔腾在天光云影中。哦！那是民族之光，那是灵魂中的颂歌。

有谁能懂得他们血液里的语言？所有雨雪雷电与之携手岁月之旅，都可以洞释他们的信仰、忠诚与正义。我吟诵着谢小球烈士在临刑前挥毫书写的绝命诗中的句子：“自古圣贤多被囚，豆其相煎诚堪忧。天荒地老家何在，万里孤舟泣白发。”

风和雨都放轻了脚步，山水已凸显出思念的轮廓。我站在烈士陵园门口，与一行松柏九曲愁肠。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的眼睛已是模糊，心，一片潮湿……

陵园对面不远处有河流，有高速公路，有高铁，静静地向外延伸。他们的灵魂将穿寓昆仑，千年不朽……